

開放文學－歷代筆記－龍城錄

龍城錄

序 柳先生謫居龍城，因次所聞於中朝士大夫，摭其實者為錄，後之及史之闕文者亦庶幾焉。

吳嶠精明天文

吳嶠，晉溪人也，年□三作道士。時煬帝元年，過鄴中，告其令曰：「中星不守太微，主君有嫌，而旺氣流萃於秦地。子知之乎？」令不之信。至神堯即位，方知不誣。嶠精明天文，即袁天罡之師也。

魏徵嗜醋芹

魏左相忠言讜論，替襄萬幾，誠社稷臣。有日退朝，太宗笑謂侍臣曰：「此羊鼻公，不知遺何好而能動其情？」侍臣曰：「魏徵嗜醋芹，每食之，欣然稱快，此見其真態也。」明旦，召賜食，有醋芹三杯。公見之，欣喜翼然，食未竟而芹已盡。太宗笑曰：「卿謂無所好，今朕見之矣。」公拜謝曰：「君無為，故無所好。臣執作從事，獨僻此收斂物。」太宗默而感之。公退，太宗仰睨而三歎之。

上帝追攝王遠知《易總》

上元中，臺州一道士王遠知善《易》，於觀感間，曲盡微妙。善知人死生禍福，作《易總》□五卷，世秘其本。一日，因曝書，雷雨忽至，陰雲騰沓，直入臥內。雷殷殷然，赤電繞室。暝霧中，一老人下，身所衣服，但認青翠，莫識其製作也。遠知焚香再拜，伏地若有所待。老人叱起，怒曰：「所泄者書何在？上帝命吾攝六丁雷電追取。」遠知方惶懼，據地起。旁有六人青衣，已捧書立矣。老人責曰：「上方禁文，自有飛天保衛，玉笈金科，秘藏玄都。汝是何者，輒混藏緇帙，據其所得？實以告我！」遠知戰慄對曰：「青丘元老以臣不逮，故傳授焉。」老人頷頷。頃曰：「上帝敕下：汝仙品已及於受度期，展二□四年，二紀數也。」遠知拜命次，旋風颺起，坼帷裂幕。時已二鼓，明月在東，星斗燦然，俱無影響。所將書，乃《易總》耳。遠知志頗自失，後閉戶不出，經歲不食。人因窺闥中，但聞勸酬交歡，竟不知為誰也。光宅中，召至玉清觀安泊。間或逃去，如此者數次。天后封金紫光祿大夫，但笑而不謝。一日告殂，遺言：「屍赴東流湍水中。」天后不允其語，敕葬開陰原上。後長壽中，臺州有人過海，阻風飄蕩，船欲坼，妄行不知所止。忽見畫船一葉，渺自天外來。驚視之，乃遠知也。漸相近，臺人拜而呼之。遠知曰：「君陟險何至於此？」告臺人：「此洋海之東千萬里也。」臺人問歸計奈何，遠知曰：「借子迅風，正西，一夕可到登州。為傳語天壇觀張光道士。」臺人既辭去，舟回如飛羽，但覺風翬翬而過。明日至登州，方知遠知死久矣。訪天壇道士，其徒云：「死兩日矣。」方驗二人皆仙去。

武居常有身後名

武居常，天后高祖也。少時遊洛下，人呼為猴頰郎，以居常頤下有鬚，若猿頰也。其上有四鬢。一日，伊水上遇一勾者曰：「郎君當有身後名，而骨法當刑。然有女，當八□年後起家暴貴，尋亦浸微。」居常不信，後卒如言。勾者豈非異人乎！

房玄齡為相無嗣

房玄齡來買卜成都，日者笑而掩象曰：「公知名當世，為時賢相，奈無嗣相紹何。」公怒。時遺直已三歲在側，日者顧指曰：「此兒此兒，絕房氏者此也。」公大悵而還，後皆信然也。

韓仲卿夢曹子建求序

韓仲卿，一日夢一烏犢少年，風姿磊落，神仙人也，拜求仲卿言：「某有文集，在建鄴李氏。公當名出一時，肯為我討是文而序之，俾我亦陰報爾。」仲卿諾之。去復回曰：「我曹植子建也。」仲卿既寤，檢鄴中書，得《子建集》，分為□卷。異而序之，即仲卿作也。

趙師雄醉憩梅花下

隋開皇中，趙師雄遷羅浮。一日，天寒日暮，在醉醒間，因憩僕車於松林間酒肆傍舍，見一女子，淡妝素服，出迓師雄。時已昏黑，殘雪對月色微明。師雄喜之，與之語，但覺芳香襲人，語言極清麗。因與之扣酒家門，得數杯，相與飲。少頃，有一綠衣童來，笑歌戲舞，亦自可觀。頃醉寢，師雄亦懵然，但覺風寒相襲。久之，時東方已白。師雄起視，乃在大梅花樹下，上有翠羽啾嘈相顧，月落參橫。但惆悵而爾。

李太白得仙

退之嘗言，李太白得仙去。元和初，有人自北海來，見太白與一道士，在高山上的笑語久之。頃道士於碧霧中跨赤虬而去，太白聳身健步追及，共乘之而東去。此亦可駭也。

韓退之夢吞丹篆

退之常說，少時，夢人與《丹篆》一卷，令強吞之，傍一人撫掌而笑，覺後亦似胸中如物噎，經數日方無恙。尚由記其一兩字，筆勢非人間書也。後識孟郊，似與之目熟。思之，乃夢中傍笑者。信乎？相契如此。

寧王畫馬化去

寧王，善畫馬。開元，興慶池南華萼樓下，壁上有《六馬滾塵圖》。內明皇最眷愛玉面花驄，謂無纖悉不備，風鬃霧鬣，信偉如也。後，壁唯有五馬，其一者失去。信知神妙將變化俱去。

含元殿丹石隱語

開元末，含元殿火去，基下出丹石，上有隱語，不可解。云：「天漢二年，赤光生粟。木下有子，傷心遇酷。」此亦不能辨也。

景州龍見三頭

開元四年，景州水中見一龍三頭。時虜中大水。後一日，有風自龍見處西南來，飛屋拔木，白晝暝。

神堯皇帝破龍門賊

神堯皇帝拜河東節度使，九月領大使，擊龍門賊毋端兒。夜過韓津口，時明月方出，白霧初澄。於小橋下，有二人語，言：「明日毋大郎死，我輩動亦不少矣。」神堯停馬問，二人再拜，起泣曰：「某二人，漢兵也。昨奉東嶽命，嶽神管押七□人付龍門，助將軍討賊。某二人埋骨在此，因少憩於此，亦自感傷，兼欲先知於將軍爾。」神堯訝其言深切，詢其姓氏。但笑而謝言：「將軍，貴人也。某僕卒之賤，分不當逾。」言訖，蒼皇辭去，言：「大隊至矣。」倏忽不見，頃疾風如矢，風塵蔽天而過。神堯默喜之。明日破賊，發七□二矢皆中而復得其矢。信知聖王所向至靈，亦先為佐佑焉。

明皇夢游廣寒宮

開元六年，上皇與申天師、道士鴻都客，八月望日夜。因天師作術，三人同在雲上遊月中。過一大門，在玉光中飛浮，宮殿往來無定，寒氣逼人，露濡衣袖皆濕。頃見一大宮府，榜曰「廣寒清虛之府」，其守門兵衛甚嚴，白刃粲然，望之如凝雪。時三人皆止其下，不得入。天師引上皇起躍，身如在煙霧中，下視王城崔巍，但聞清香靄郁，下若萬里琉璃之田。其間見有仙人道人，乘雲駕鶴，往來若遊戲。少焉，步向前，覺翠色冷光，相射目眩，極寒不可進。下見有素娥□餘人，皆皓衣乘白鸞，往來笑舞於廣陵大桂樹之下。又聽樂音嘈雜，亦甚清麗。上皇素解音律，熟覽而意已傳。頃天師亟欲歸，三人下若旋風。忽悟，若醉中夢回爾。次夜，上皇欲再求往，天師但笑謝不允。上皇因想素娥風中飛舞袖，被編律成音，制《霓裳羽衣舞曲》。自古洎今，清麗無復加於是矣。

任中宣夢水神持鏡

長安任中宣，家素畜寶鏡，謂之飛精，識者謂是三代物。後有八字，僅可曉，然近籀篆，云：「水銀陰精，百鍊成鏡。」詢所得，云：「商山樵者，石下得之。」後中宣南驚洞庭，風浪洶然，因泊舟。夢一道士，赤衣乘龍，詣中宣，言：「此鏡乃水府至寶。出世有期，今當歸我矣。」中宣問姓氏，但笑而不答，持鏡而去。夢回，亟視篋中，已失所在。

夜坐談鬼而怪至

君誨，嘗夜坐與退之、余三人談鬼神變化。時風雪寒甚，窗外點點，微明若流螢，須臾，千萬點不可數度。頃入室中，或為圓鏡，飛度往來，乍離乍合，變為犬聲去。而三人雖退之剛直，亦為之動顏。君誨與余，但匍匐掩目前席而已。信乎！俗諺曰：「白日無談人，談人則害生；昏夜無說鬼，說鬼則怪至。」亦至言也。余三人，後皆不利。

裴武公夜得鬼詩而化為燼

開元末，裴武公軍夜宿武休。帳前見一介胄者，擲一紙書而去。武公取視，乃四韻詩云：「屢策羸驂歷亂岫，叢嵐映日晝如曠。長橋駕險浮天漢，危棧通岐觸岫雲。卻念淮陰空得計，又嗟忠武不堪聞。廢興盡係前生數，休衍英雄勇冠軍。」武公得詩，大不悅，紙隨手落為燼。信知鬼物所制也。出師大不利，武公射中臆下，病月餘薨。

房玄齡有大譽

房玄齡幼稚日，王通說其父，謂：「此細眼奴，非立忠志，則為亂賊；輔帝者，則為儒師。」綽有大譽矣。

閻立本有丹青之譽

閻立本畫《宣王吉日圖》，太宗文皇帝上為題字。時朝中諸公皆議論東都從幸，上出示圖於諸臣，稱為越絕前世。已而忽藏於衣袖，笑謝而退。自是立本有丹青之譽。

王宏善為八體書

王宏，濟南人，太宗幼日同學，因問為八體書。太宗既即極，因訪宏，而鄉人竟傳隱去。是亦子陵之徒歟？

張昶著《龍山史記注》

沈休文有《龍山史記注》，即張昶著。昶，後漢末大儒，而世亦不稱譽。余少時，江南李育之來訪予，求進此文。後為火所焚，更不復得。豈斯文天欲秘者耶！

龍城無妖邪之怪

柳州舊有鬼，名五通，為害，余始到不之信。一日，因發篋易衣，盡為灰燼。余乃為文醮訴於帝。帝墾我心，遂爾龍城絕妖邪之怪，而庶士亦得以寧也。

王漸作《孝經義》

國初，有孝子王漸，作《孝經義》成五卷，事亦該備。而漸性鄙樸，凡鄉里有門訟，漸即詣門，高聲誦義一卷，反為漸謝。後有病者，即請漸來誦書，尋亦得愈，其名藹然。余時過汴州，適會路逢一老人，亦談此事，頗亦敬其誠也。

晉哀帝著書深窺至理

晉哀帝著《丹青符經》五卷、《丹臺錄》三卷。青符子，即神丘先生也，深窺至理。而近世有胡宗道，海上方士，亦得其術。

老叟講明種藝之言

余南遷度高鄉，道逢老叟帥年少於路次，講明種藝。其言：「深耕概種，時耘時耔，卻牛馬之踐履，去螟螣之戕害，勤以朝夕，滋之糞土，而有秋之利，蓋富有年矣。若夫堯湯之水旱，霜雹之不時，則在夫天也。」余感此言，將書諸紳，贊於治民理生者。無所施而不可，而又至言也。

李明叔精明古器

建康李生名照，字明叔，真可人書生，好古博雅者。一日，就京師謁余，裹飯從遊於溱、渭之間。此人宦意畏巧而淡，然蔽於古器，凡自戰國洎於蕭梁之間譜所載者，得五六，而皆精制奇巧，後世莫追。然生頗為文思澀，設若勤求古器心在於文書間，亦足以超偉於當代也。

賈爽著書仙去

賈爽，河陽人，字師道，與余先人同室讀書。為人謹慎，少調官河南尉，才吏也。後五歲，棄家隱伊陽小水鄉和樂村鳴臯山中。著書二卷，號鳴臯子。邇年不知其所終。山中人竟言仙去，然訛幻莫之信也。有子竦，字子美，亦有才，然不逮於父風。

開元藏書七萬卷

有唐惟開元最備文籍，集賢院所藏至七萬卷。當時之學士，蓋為褚無量、裴煜之、鄭譚、馬懷素、張說、侯行果、陸堅、康子元輩，凡四七人，分司典籍，靡有關文。而賊逆遽興，兵火交紊，兩都灰燼無存。惜哉！

明皇識射覆之術

上皇始平禍亂，在宮所與道士馮存澄因射覆得卦，曰「合因」，又得卦，曰「斬關」，又得卦，曰「鑄印乘軒」。存澄啟謝曰：「昔此卦三靈為最善，黃帝勝炎帝而筮得之。所謂『合因斬關，鑄印乘軒，始當果斷，終得嗣天。』」上皇掩其口曰：「止矣，默識之矣。」後即位，應其術焉。

明皇夢姚宋當為相

上皇初登極，夢二龍銜符，自紅霧中來，上大隸「姚崇宋璟」四字，掛之兩大樹上，宛延而去。夢回，上召申王圓兆。王進曰：「兩木，相也。二人名，為天遣龍致於樹。即崇、璟當為輔相兆矣。」上歎異之。

太宗沉書於溱沔

太宗文皇帝平王世充，於圖籍有交關語言、構怨連結文書數百事。太宗命杜如晦掌之。如晦復稟上當如何，太宗曰：「付諸曹吏行。」頃聞於外，有大臣將自盡者。上乃復取文書，背裹一物，疑石重，上親裹百重，命中使沉溱沔中，更不復省。此與光武焚交謗數千章者何異。

尹知章夢持巨鑿破其腹

尹知章，字文叔，絳州翼城人。少時性惰，夢一赤衣人，持巨鑿破其腹，若內草茹於心中，痛甚驚寤。自後聰敏，為流輩所尊。開元中，張說薦諸朝。上召見延英，上問：「曹植《幽思賦》，何為遠取景物為句，意旨安在？」知章對以：「植所謂賦，作不徒然。若倚高臺之曲隅，望且重也；處幽僻之間深，位至卑也。望翔雲之悠悠，嗟朝霽而夕陰，以為物無止定之意，而上多為改易也。顧秋華之零落，歲將暮也；感歲暮而傷心，年將易也。觀躍魚於南沼，使智者居於明，非得志也。聆鳴鶴於北林，怨寡和也。搦素筆而慷慨，守文而感也。揚太雅之哀吟，憫其時也；仰清風以歎息，思濯類也。寄予思於悲弦，志在古也。信有心而在遠，措者大也。重登高以臨川，及上下也。何餘心之煩錯，寧翰墨之能傳，意不盡也。此幽思所以賦也。」上敬異之，擢禮部侍郎、集賢院正字。

高皇帝宴賞牡丹

高皇帝御群臣，賦《宴賞雙頭牡丹》詩，惟上官昭容一聯為絕麗，所謂「勢如連壁友，心若臭蘭人」者。使夫婉兒稍知義訓，亦足為賢婦人，而稱量天下，何足道哉？此禍成所以無赦於死也。有文集一百卷行於世。

魏徵善治酒

魏左相能治酒，有名曰「醜淥翠濤」，常以大金甕內貯盛，□年飲不敗，其味即世所未有。太宗文皇帝嘗有詩賜公，稱「醜淥勝蘭生，翠濤過玉薤。千日醉不醒，□年味不敗。」蘭生，即漢武百味甘酒也；玉薤，煬帝酒名。公此酒本學釀於西羌人，豈非得大宛之法，司馬遷所謂「富人藏萬石葡萄酒，數□歲不壞」者乎？

裴令公訓子

裴令公常訓其子：「凡吾輩但可文種無絕，然其間有成功能致身為萬乘之相，則天也。」

華陽洞小兒化為龍

茅山隱士吳綽，素擅潔譽。神鳳初，因採藥於華陽洞口，見一小兒，手把大珠三顆，其色瑩然，戲於松下。綽見之，因前詢誰氏子，兒奔忙入洞中，綽恐為虎所害，遂連呼，相從入，欲救之。行不三□步見，兒化作龍形，一手握三珠，填左耳中。綽素剛膽，以藥斧斲之，落左耳，而三珠已失所在，龍亦不見。出不□餘步，洞門閉矣。綽後上皇封素養先生。此語賈宣伯說。

賈宣伯有治三蟲之藥

賈宣伯有神藥，能治三蟲。止熬黃柏木，以熱酒沃之，別無他味。一日過松江，得巨魚，置於水罟中，因投水刀圭，藥魚，引吸中即死。取視則見八足，若爪利焉。後吳江有怪，土人謂蛟為害，宣伯以數刀圭投潭中。明旦，老蛟死浮於水，而水蟲莫知數，皆為藥死。山人此藥，云本受之於閭皂山王天師。乃仙方耶，而涉海者亦或需焉，故書之。

李吉甫以毒虐弄正權

惠州一娼女，震厄死於市衢。裔下有朱字，云：「李林甫以毒虐弄正權。」帝命列仙舉三震之，疑此女子偃月公後身耶。譎而可懼。元和元年六月也。

張復《條山集》論世外事

張復，澧州人，飽書帙，作《條山集》三□卷，論世外事。此人兼得神鬼趣，隱不仕，有文集行於世。

羅池石刻

羅池，北龍城勝地也。役者得白石，上微辨刻畫云：「龍城柳，神所守。驅厲鬼，山左首。福土氓，制九丑。」余得之，不詳其理，特欲隱予於斯歟？

劉仲卿隱金華洞

賈宣伯愛金華山，即今雙溪別界。其北有仙洞，俗呼為劉先生隱身處，其內有三□六室，廣三□六里。石刻上以松炬照之，云：「劉巖，字仲卿，漢室射聲校尉。當恭顯之際，極諫，被貶於東陬，隱跡於此，莫知所終。」即道士蕭至玄所記也。山口人時得玉篆牌。俗傳劉仲卿每至中元日來降洞中，州人祈福，尋溪口邊得此者當巨富。此亦未必為然，然仲卿亦梅子真之徒歟？

趙昱斬蛟

趙昱，字仲明，與兄冕，俱隱青城山，後事道士李珣。隋末，煬帝知其賢，徵召不起，督讓益州太守臧賸，強起昱至京師。煬帝縻以上爵，不就，獨乞為蜀太守。帝從之，拜嘉州太守。時犍為澤中，有老蛟，為害日久，截沒舟船，蜀江人患之。昱濯政五月，有小吏告昱，會使人往青城山置藥，渡江溺死者，沒舟航七百艘。昱大怒，率甲士千人及州屬男子萬人，夾江岸鼓噪，聲振天地。昱乃持刀沒水，頃江水盡赤，石崖半崩，吼聲如雷。昱左手執蛟首，右手持刀，奮波而出。州人頂戴，事為神明。隋末大亂，潛亦隱去，不知所終。時嘉陵漲溢，水勢洶然，蜀人思昱。頃之，見昱青霧中騎白馬，從數獵者見於波面，揚鞭而過。州人爭呼之，遂吞怒。眉山太守薦章，太宗文皇帝賜封神勇大將軍，廟食灌江口，歲時民疾病，禱之無不應。上皇幸蜀，加封赤城王，又封顯應侯。昱斬蛟時，年二□六。珣傳仙去，亦封佑應保慈先生。

宋單父種牡丹

洛人宋單父，字仲孺，善吟詩，亦能種藝術。凡牡丹變易千種，紅白鬥色，人亦不能知其術。上皇召至驪山，植花萬本，色樣各不同。賜金千餘兩，內人皆呼為花師。亦幻世之絕藝也。